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之五

東陽王崇炳虎文甫編輯

金華陳思臚宸若甫原梓

男

士瑛燦文原校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刊

書

答方教授

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
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

因來教而細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
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
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
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
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
卽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
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是以觀之
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爲切至然所
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

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
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
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
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
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
無惡無厚無薄則非所論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眾也至誠如
神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蓍龜以自晦也荆
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

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
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
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
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
之理邪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
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
以拜盛意之辱尙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

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
與之極熟其脩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
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
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貲
之貧富姑舅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
納去更告參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公可也至於
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
旦夕向寒道塗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爲
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須要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扳輿逼歲西渡且宿畱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卻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旣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爲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卽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

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畱爲祭酒士子之中近日亦頗有嚮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碌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敘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始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惰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

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卻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王待講

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旣行綱紀旣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

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逖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
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惓惓此心積鬱莫
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渟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
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
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訖護爲請

與張運使

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
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旣無

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唯覬毋廢
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
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爾奉告
共審卽日暑雨溽蒸鳴弦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
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奸戢
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
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唯
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旣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
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唯視理之所在
而已雖常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卻須右助之
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
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
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
大害矣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辯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路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眾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

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主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
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
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轡
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
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
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
謹當細觀深攷卻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
者寥落索居蔽蒙口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
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
復論辨蓋彼此皆己事不敢爲鬲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
辭避之理但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卽行則非進退之
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
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